

宁波市文化研究工程项目

宁波帮志

·文化卷

周兴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宁波市文化研究工程项目

宁波帮志

文化卷

周兴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宁波帮志·文化卷 / 周兴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004 - 8104 - 1

I. 宁… II. 周… III. 商业史 - 宁波市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8232 号

责任编辑 官京蕾

责任校对 张 青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宁波帮志》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谢永康

委 员 林崇建 王启富 袁海林 姜建蓉

俞建文

主 编 戴光中

目 录

导言	(1)
一 宁波帮在文化领域中的不同身份	(2)
二 宁波帮文化界人士超越功利的人生目标	(5)
三 宁波帮文化界人士的重要贡献	(7)
第一章 电影界人物	(12)
一 宁波帮与中国影视发展概述	(12)
二 电影事业家	(16)
张石川与他的电影事业	(16)
邵醉翁与天一影片公司	(30)
邵逸夫的香港邵氏影视产业	(38)
柳中浩兄弟与他们的影片公司	(56)
三 影视编导	(64)
袁牧之的电影业绩	(64)
应云卫的导演生涯	(72)
桑弧与他的市民电影	(81)
干学伟与他的三个“第一”	(88)
四 影视明星	(95)
王丹凤塑造的多种角色	(95)
沙莉的成长之路	(102)
韩非与喜剧表演	(111)

傅奇的“传奇”	(115)
乔奇的话剧、电影情结	(120)
陈思思的演艺才华	(126)
第二章 娱乐界人物	(131)
一 宁波帮与娱乐业概述	(131)
二 娱乐场与剧院经营者	(134)
黄楚九与他的娱乐事业	(134)
黄金荣与他经营的娱乐产业	(144)
三 戏曲名角	(153)
周信芳与“麒派”艺术	(153)
戚雅仙与“戚派”艺术	(163)
姚慕双、周柏春与他们的滑稽戏	(170)
附：甬剧名角	(176)
四 歌唱家与演奏家	(189)
斯义桂及其歌唱生涯	(189)
马友友与他的音乐成就	(195)
第三章 出版、藏书与文博界人物	(204)
一 宁波帮与出版、藏书、文博业概述	(204)
二 书刊出版家	(207)
鲍咸昌与他的商务印书馆	(207)
张静庐与他的书局、杂志公司	(213)
邵洵美与他的出版事业	(232)
丁景唐的编辑出版事业	(240)
三 报业经营者	(248)
金臻庠与他创办的《时事公报》	(248)
董显光及其《庸报》	(256)
四 藏书与文博事业家	(263)

张寿镛与他的藏书	(263)
马承源与他的文物事业	(269)
附：华盛顿纪念碑中的“宁波碑石”	(285)
第四章 体育界人物	(289)
一 宁波帮与中国体育概述	(289)
二 体育活动家	(292)
王正廷与中国近代体育	(292)
应昌期和他的围棋事业	(300)
魏纪中与他的体育事业	(311)
三 体育名家	(316)
舒鸿与奥运“篮球第一哨”	(316)
林海峰与他创造的围棋神话	(323)
钱澄海的篮球情结	(332)
傅其芳与他的乒乓王国	(337)
主要参考文献	(342)

导 言

宁波帮这一称谓原指明清以来旅外从事工商业的宁波（包括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余姚、宁海）商人群体，现在它的内涵已经有所拓展，泛指在经济社会与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奋发有为的旅外宁波籍人士。作为商帮，宁波帮在金融、商业、航运、工业等实业界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而在文化领域，他们同样出类拔萃。20 世纪初叶，以上海为中心，中国社会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进程中，宁波帮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开拓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们不断吸纳先进的理念与先进技术，创办产业，研究技艺，无论是电影、娱乐界，还是出版、文博、体育界，宁波帮都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夺得了多个“第一”与之“最”，既是这个领域中的开拓者，又是最高水平的代表者。在中国现代文化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进程中，宁波帮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开拓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宁波帮其他实业界人士相比，在文化界的奋斗者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有不同的身份，但又有共通的终极目标。

一 宁波帮在文化领域中的不同身份

立足于文化领域看宁波帮，可以看到这个群体的两种身份：“文化产业家”及“文化事业家”。前者的目标是“商”，后者的目标是“心”。这两种质素有时分离，有时又交错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从而显现了宁波帮在文化追求上的特色。

“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术语于新世纪之交才在学术研究与文化管理领域里广泛应用，但作为一种经营类别，20 世纪初期宁波帮就已在上海开了先河。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宁波帮在电影业、娱乐业、新闻出版业、文物业、博物馆业、体育业、艺术业、文化科技与科研以及文化交流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张石川把自己创办的“明星影片公司”办成了赫赫有名的企业，他设置机构，创办杂志，开办演艺训练班，制造明星，注重管理，发展院线发行、媒体宣传等相关产业，为中国早期电影产业竖立了标杆。黄楚九首创娱乐场，他先在“新新舞台”屋顶上办起了“楼外楼”，而后又创办了出奇制胜的“新世界”，接着又建造了闻名中外的“大世界”。大世界“新奇别致，百戏杂陈”，全国南北戏剧于此汇聚，各种休闲设施齐备，强烈的海派文化气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海内外宾客，以至有了“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的说法。直到今天，“大世界”仍是一个标志，见证了中国现代市民文化的过去与现在。鲍咸昌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在 20 年的苦心经营中一跃成为中国以及亚洲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不仅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局面，也成为中国近代印刷业全面崛起的标志和动力。他们编写各类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西方学术名著，出版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重要古籍，编辑“文库”、“丛书”，出版各类杂志，创办

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电影，在海内外铸造了民族出版业最著名的品牌，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诸多第一。

然而文化产业毕竟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经济效益当然是经营者关注的目标，但似乎又不止于此。比如戏剧、电影导演应云卫为了他所热爱的戏剧、电影事业，放弃了收入丰厚的稳定职业，去做生活没有保障的“戏剧买办”，一度生活窘困到连自己的孩子都只能寄养在亲戚家里；邵洵美为了文化普及与文化教育的理想，以一种“堂吉珂德”式的精神致力于出版事业，最后不仅倾尽精力也赔光了家产；张寿镛藏书16万卷，广收善本、珍本及乡贤遗著，最终又把这些都捐献给了国家；还有袁牧之、周信芳、丁景唐、林海峰这一群人，他们以高超的专业能力在各自领域里独领风骚，那种兢兢业业的事业心，使他们超越世俗功利将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作为生命的寄托和目标。从这一点上看，“文化产业家”与“文化事业家”的区别是明显的，为“利”还是为“心”成为区分二者的突出标志。

可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有些获得“商业”成功的文化产业经营者，有时又会出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就是为“钱”也为“心”。比如张石川自从进入电影界就一直在这块阵地上坚守，他的搭档郑正秋曾因喜爱文明戏一度离开影业，张石川却拍了一部电影就再也放不下了，整整干了一辈子。他崇尚“票房价值”，鸳鸯蝴蝶派影片赚钱就拍鸳鸯蝴蝶片；武打片卖座就拍武打片；“左翼”电影兴起，他就拍了《脂粉市场》、《前程》、《压岁钱》等片。他既开滑稽娱乐的先河，又是长篇正剧的导演；既是武侠神怪电影的始作俑者，又是“左翼”新潮的拥护者，一边拍摄进步电影，一面拍摄鸳鸯蝴

蝶派影片。^① 他的选择肯定与商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连续几天几夜站在水银灯下拍片，自己的公司被烧毁后就到别的公司拍片，这些行为用“商业追求”作简单解释就很难令人信服了。张石川晚年身体状态很糟糕，可一听柳中亮请他帮助办好“大同”，立刻就生知遇之感，马上打起精神再干一场。他在病榻之上替柳家筹划一切，一点一滴地指点柳和清工作，还勉力拍了一部《乱世的女性》。即使明白柳中亮想榨取他最后的一点东西，却仍然把自己所有的经验都告诉给他。显然这已与商人的唯利是图不能同日而语。从艺术的高度去评价张石川的电影，大概精品不多，然而他视电影为生命支柱的敬业精神至今仍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张静庐也是如此。比起张石川，他有更清晰明确的事业意识。他说：“我是个‘出版商’，二十年来生活在这圈子里，姑不论对于文化工作做到如何成绩，对于社会影响达到怎样程度，但是，我是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希望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朋友们对于我有这最低限度的了解！——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分界线。”^② 在张静庐看来，出版商和书商虽然都是在做关于书的生意，都关心利润，但他们的追求目标却十分不同。出版商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所关心的不仅仅是账单；而书商则将赢利放在首位，出版书只不过是赚钱的工具而已。正因为这样，张静庐才会对只有薄薄六本的所谓《高尔基全集》充满愤怒，认为这“丢尽中国出版家的脸”。他是以做文化事业的精神来做文化产业，其境界要远远

① 参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29224.htm>。

②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37页。

高于商业的追求。这当是宁波帮在文化产业经营中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二 宁波帮文化界人士超越功利的人生目标

尽管在文化领域内，宁波帮的身份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人生目标却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以自己的努力求得自我实现。即使他们没有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也会是专业领域里的佼佼者。这种确证自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总能令人刮目相看。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以一个金字塔图形来解释人类不同层次的需求。最基本需求是生理需求，这是赖以生存的必需；再上一层是安全需求，是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的渴望；第三层是归属需求，是社会交往上的需要和满足；第四层是爱与敬的需求，关心的是成就、名声、地位，而最高层的自我实现需求，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和潜力为目标，属于人类最崇高和神圣的精神家园。假如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化领域中的宁波帮，会发现金钱只是他们自我价值实现的工具之一，但他们绝不会把赚钱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

应昌期作为在金融界、实业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并没有在商业的成功中得到最大的精神满足，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围棋。他用经商赚来的财富去推动他所喜爱的围棋事业——恢复中国围棋组织，建立职业棋士品位制度，推广新闻围棋比赛，改良棋具，发明计点制围棋规则，捐资举办被称作“围棋奥运会”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他创造了多个世界围棋之最——第一个提出世界围棋规则要统一；第一个倡导举办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第一个举办世界电脑围棋赛；第一个推出应氏杯世界青少年围棋赛。他的朋友说，应昌期是把围棋当成自己的事业，而经商只是他的职业，无论金钱多么重

要，都无法超越围棋的魅力。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宁波帮最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既是成功的商人，又是能以金钱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的人，无论是应昌期创办的四年一次的“围棋奥运会”，还是邵逸夫颁发的被称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都将金钱的能量发挥到极致，从而在自我价值的展现中获得真正的成就感。

再看上海巨商黄楚九，表面看来他所作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赚钱，然而在他不断开拓事业的过程中，依然能够感受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他在药业经营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就、名声、地位都已拥有，即使只守住这块阵地依然是沪上巨富之一。然而他却不断涉足新领域，由药业而至娱乐业，再到烟草业、银行业、服务业，成为“百家经理”。这些作为如果只用商人的唯利是图来判断，实际上很难讲清他四面出击的心理动机——金钱虽然已经帮助他赢得了尊严与成功，但社会上的承认未必就能代表自我的心灵满足。所以如果将黄楚九对事业的不断拓展理解为他对自己价值的确证，似乎便能解释他在大世界开园时的意气洋洋了。

将心灵价值放在第一位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将世人看得很重的东西轻易放弃。张寿镛在民国时期先后当过十多年的财政官员，后来却辞官办学，以藏书、读书、著书为乐。他的学生曾说，“张校长生平三大快事，做官不在其列”。他刊刻大型乡邦文献集《四明丛书》，历时11年，汇成8集，184种、1184卷，^①卷帙之巨，为国内乡邦文献所罕见。无论誊写、雕版、印刷，都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全靠个

^① 因统计方法与标准不一致，对《四明丛书》的“种”与“卷”的数字统计也不统计。本书采用的是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研究员虞浩旭的说法。

人的心力倾注。他将个人的价值定位在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之上，身外之物便可以置之度外。他将藏书献给国家，又将《四明丛书》全部雕版以其夫人的名义捐赠给浙江图书馆，藏书的价值、刊刻的价值因此得到了充分展示，他也完成了心灵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在这一类人的心中，金钱与功利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自我价值的实现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袁牧之会为了戏剧放弃人人都认为前途无量的法学学业，马承源会在政治突出的年代辞掉政治职务而专心于文物，应云卫、邵洵美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用尽家产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他们给自己设计的人生之路，超越金钱，超越功利，基于信念，止于心灵。这条路纵然让他们历尽磨难与挫折，依然能够做到义无反顾。

这就是在文化领域活动的宁波帮独具的迷人风采。他们以商人的精明，推动了中国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的转型，推动了近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以书生的操守，在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中体现了超越性的人生境界。

三 宁波帮文化界人士的重要贡献

无论是经营文化产业，还是致力于文化事业，宁波帮作出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有形的贡献是他们在这一领域内创造了多个“第一”和之“最”，无形的贡献则是渗透在他们日常行动中的人格精神，而这正是宁波帮的核心精神之所在。

人常说，宁波帮敢为天下先。这种可贵的开拓精神使从事文化事业的宁波人在多个领域中领风气之先。在娱乐界，黄楚九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楼外楼”，中国第一家综合娱乐场“新世界”，建立了远东第一大游乐场“大世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发行量最大的娱乐企业报《大世界报》；在电影

界，张石川组织经营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公司——新民公司，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有情节的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新闻片《上海战争》，第一部多集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出版界，张静庐首创我国第一家以代订、代办、代理杂志发行业务为专业的新型书店，邵洵美从德国引进了代表中国当时出版最先进水平的全套影写版照相、制版、印刷设备；在报业，金臻庠创办的《时事公报》是宁波历史上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文博界，马承源是文物抢救第一人，他主持建造的上海博物馆是“二十世纪最后的绝唱”；在体育界，王正廷是首位中国奥委会委员，舒鸿是首位奥运会篮球决赛裁判，林海峰是日本首位“名人本因坊”，傅其芳教出了首位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这些载于史书的辉煌既是宁波更是中国的骄傲，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很多在文化领域奋斗的宁波帮人士，都有一个艰苦的创业过程，白手起家，惨淡经营，但历经挫折而不倒，在跌倒处他们总能很快爬起来。邵醉翁的“天一影业公司”曾在“六合围剿”之下经营惨淡，但重压之下却能另辟蹊径，最终在南洋将自己的事业壮大起来；林海峰作为日本围棋划时代的人物，共赢得35个日本正式棋赛冠军，被称为“不死鸟”、“常青树”、“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但在20世纪60年代，他也曾连遭败绩，最后才得翻转。1965年，林海峰与当时日本棋坛新锐石田芳夫对局，曾经九连败。在接下来的七番棋决赛中，又连输三盘。1973年，卫冕冠军林海峰在第12届名人战中遭到石田芳夫九段的强有力挑战，对方开始以3比0领先，可林海峰毫不气馁，竟然连取四胜，使日本围棋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三连败后反败为胜的案例。他以相扑

“二枚腰”式的精神力量作支撑，处于劣势也绝不放弃，拼尽全力，坚持到底，从而在最后关头造成逆转。这应该是宁波帮屡获佳绩的内在力量。

开拓之源在于创新，走向成功则需要百折不回，需要敬业精神。宁波帮的文化人士便作出了这样的榜样。张石川为中国电影付出了毕生精力，他静下来的每一分钟都在考虑编剧本的问题，生活极其单调，除了拍戏，还是拍戏。他一生编导了156部影片，成为中国早期电影作品最多的导演。黄楚九办“大世界”，可谓用心良苦，他仔细研究大众心理，投其所好，以低廉的票价满足游人的好奇心、凑热闹心，满足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不仅京戏、地方戏、南北曲艺、杂耍、魔术，应有尽有，还有哈哈镜、诗谜、小报凑趣，更有从美国进口的惊险格斗片及其他娱乐设施供人玩乐。“大世界”之所以能成为远东最大，成为上海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花花世界的丰富多彩。而它的兴盛显然与经营者的敬业之心有着直接的关系。

敬业的核心是对消费群体的了解和经营中的服务意识。只有社会公众接受了经营者所提供的文化、娱乐产品，才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黄楚九在娱乐业中投大众之所好设置娱乐项目，既考虑了消费者的需求也体现了服务的基本宗旨，所以才会有日达两万人的盛况；张静庐的光华书局、上海杂志公司从细节上体现出服务的温暖，从而使读者数量大增。当年张静庐爱书却没钱买书，只好到书店林立的棋盘街上去当“巡视员”，现在他出书卖书，就把大门向这个人群敞开。他采用开架售书的方式，竭诚欢迎没有钱买书的读者自由自在地翻看所需要的书籍和杂志。这个开现代中国开架售书之先河的举动，显现了文化产业推广文化事业的自觉精神，直到今天还为

人们所沿用。张静庐后来开办上海杂志公司，替读者代订杂志，提出“改定、退定的绝对自由”的原则，更将服务精神贯彻到细枝末节，从而使读者对上海杂志公司充满信任。张静庐因此而大获其利，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文化领域里的宁波帮为“利”、为“心”也为“义”。在国家遭受外侮之时，宁波帮讲原则，重气节。巴黎和会上，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王正廷正气凛然地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一·二八”时，张石川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拍摄抗日纪录片；就连青帮头子黄金荣也开放了“荣记大世界”和“黄金大戏院”安置无家可归的难民。抗战时期，柳氏兄弟停办“国华”影业公司不与日伪为伍；金臻庠登报声明他的《时事公报》已被日伪抢走利用；邵洵美在这个非常时期创办了多种刊物反映人民的呼声——《时事日报》、《自由谭》不仅揭露日寇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还向读者推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直至在日本特务的威胁恫吓下被迫停刊。宁波帮“见利思义”、不赚“昧心钱”的骨气由此可见一斑。

“见利思义”在宁波帮回报家乡回报社会这一点上更突出地显现出来。宁波帮绝大多数的商者只要积有余资，莫不兴办慈善公益事业，造桥铺路，设工厂，办医院，造福桑梓。从事文化产业的鲍咸昌、黄楚九、黄金荣等均有此类善举，而气势恢宏的大手笔是邵逸夫与应昌期的捐资活动。邵逸夫不仅捐资数十亿用于祖国各地的医疗教育事业，还设立了与诺贝尔奖相媲美的“邵逸夫奖”，以奖励未被诺贝尔奖纳入的科学工作者们；而应昌期不仅捐资百万建立应昌期围棋基金及上海应昌期围棋学校，还举办与奥运会同年进行的世界围棋大赛，以弥补围棋未列入奥运会的缺憾。他们将华人的气魄与胸怀借金钱的